



史書大紀

夷

西南諸夷

南詔

李繼遷

西南諸夷漢牂牁郡地武帝元鼎六年定西南夷置牂牁郡唐

置費玕莊琰播郎牂夷等州其地北距兖州百五十里

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距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距昆明

九百里無城郭散居村落土熱多霖兩稻粟甘并熟無徭

役將戰征乃屯聚刻木為契其法劫盜者償其主三倍殺

人者出牛馬三十頭與其家以贖死疾病無醫藥但擊銅

鼓銅沙鑼以祀神風俗與東謝蛮同隋大業末首領謝龍羽

據其地勝兵數萬人至道元年其王龍漢瓊遣其使率西南牂

牁諸蛮來貢方物上因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

蚋声良久數十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為節詢其曲

則名曰水曲其使十數輩從者千餘人皆蓬髮面目黧黑
狀如猿獠使者衣虎皮粘裘以虎尾挿首為飾詔投漢瓌
寧遠大將軍封歸化王年六知全州錢絳請招請誘溪洞名
豪上以生事寢其奏不報元祥年瀘州言江安縣夷人殺傷
內屬戶害巡檢任賽即不自安遂為亂詔遣閣門祗候侍
其旭乘傳招撫旭至蠻人首罪殺牲為誓未幾復叛旭因
追斬數十級擒其首領三人年二旭言夷人恃巖險未即歸
服詔孫正辭等為都巡檢使乃分三路入其境脅以兵威
皆震懼伏罪嘉祐中鷓州遣人貢馬有董氏世知保州曰仲
元者襲是州二十餘年矣至是益州鈐轄司表其善拊蠻
夷命為本州刺史鷓州保州皆西南邊地也又夷在瀘州

部亦西南邊地所部十州曰高曰納曰晏曰長寧等州皆
夷人居之依山險善寇掠清井監者在夷地中朝廷置吏
領之以拊御夷衆或不得人往往生事慶曆年夷人攻三江
砦詔秦鳳路總管司發兵千人選官馳往捕擊皇祐元
衆萬餘人復圍清井監水陸不通者甚久詔知益州田况
發傍郡士卒命梓夔諸兵馬鈐轄宋定往援之於是兩路
合官軍洎白芳子弟幾二萬人與戰兵死者甚衆飢死又
千餘人數月然後平後况還朝乃奏夷衆連年為亂由主
者非其人請令轉運鈐轄司舉官為知監監押代還日特
遷一資從之黔州涪州徼外有西南夷部漢牂牁郡唐南
寧州牂牁昆明東謝西趙充州諸蠻也其地東北直黔涪

西北接嘉叙東連荆楚南出宜桂俗推髻左衽或編髮隨
畜牧遷徙亡常喜險阻善戰鬥部族共一姓雖各有君長
而風俗畧同宋初以來有龍蕃方蕃張蕃石蕃者號五姓
蕃皆常奉職貢受爵命治平四年知靜蛮軍蕃落使龍異閣等
入見詔以異閣為武寧將軍熙寧六年龍蕃羅蕃方蕃石蕃八
百人入貢丹砂鉛馬其後此歲繼來龍蕃衆至四百人往
返萬里神宗閱其勤詔五姓蕃五歲聽一貢人有定數及
別立首領以息公私之擾元豐五年西南程蕃乞貢方物願依
五姓蕃例注籍後之紹聖四年龍蕃皆貢方物龍氏於諸姓為
最大其貢奉尤頗數使者但衣布袍至假伶人之衣入見
蓋實貧陋所異者息賞而已故事蛮夷入夏貢雖交趾于

闕之屬皆御前殿見之獨此諸蕃見於後殿蓋卑之也

南詔本哀勞夷後烏蛮別種也夷語王為詔渠師有六自
號六詔曰雋詔越析詔浪穹詔邊賤詔施浪詔蒙舍詔兵
將不能相君蜀諸亮討定之蒙合詔在南方故稱南詔居
永昌姚州之間鉄橋之南東距爨南東屬交趾西摩伽陀
西北與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驃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王
都羊苴咩城別都曰善蘭府有清平官所以決國事輕重
猶唐相也百家有摠佐一千家有治人官一萬家有都督
壯者皆為戰卒有馬為騎軍人歲給常衫袴以邑落遠近
分四軍旗幟別四方面一將統千人四軍置一將凡敵入
境以所入面將禦之王親兵曰朱弩佉苴佉苴苴常帶也擇

鄉兵為四軍羅苴子戴朱鞮鍪負犀革銅首而跣足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望苴蛮者在瀾蒼江西男女勇捷不鞍而騎用善矛劍短甲蔽胸腹鞮鍪皆挿猶牛尾馳突若神凡兵出以望苴子前驅以清平子弟為羽儀王左右有羽儀長八人清平官見王不得佩劍唯羽儀長佩之為親信有六曹長曹長有功補大將軍大將軍十二與清平官等列日議事王所出治軍壁稱節度次補清平官有內美官代王裁處外美官記王所處分以付六曹外則有六節度曰美棟永昌銀生劔川枯東麗水有二都督會川通海有十臉夷語臉若州自曲靖州至滇池人水耕蚕織錦繡精緻大和以西人不贅剖波羅樹實狀若絮縷而

幅之覽長川諸山徃徃有金或披沙得之嚴水多金麩越

睽之西多薦享產善馬世稱越睽駭始生若羔歲中紐莎

靡之飲以米涇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武后時酋長盛矣

入朝開元盛矣子皮邏閣遂河蛮取大和城以處其子閣

羅鳳天子詔賜皮邏閣名歸義當是時五詔徵歸義獨疆

乃厚以利啖劔南節度使求合六詔為一制可歸義已并

群蛮遂破吐蕃寢驕火入朝天子亦為加礼又以破泝蛮

功馳遣中人冊為雲南王於是徙治大和城天寶初遣閣羅

鳳子鳳迦異入宿衛拜鴻臚卿恩賜良異七載歸義死閣羅

鳳立襲王以其子鳳迦異為陽瓜州刺史初安寧城有五

鹽井人得煮鬻自給玄宗詔特進何履光以兵定南詔

境取安寧城及井復立馬援銅柱乃還鮮于仲通領劍南
節度使下忿少方畧故事南詔嘗與妻子謁都督過雲南
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閩羅鳳不應虔陀數訐斬之
陰表其罪由是忿忿反發兵攻之虔陀殺之取姚州及小
夷州凡三十二年明仲通自將出戎雋州分二道進次曲州
靖州閩羅鳳遣使者謝罪願還所虜得自新且城姚州如
不聽則歸舍吐蕃恐雲南非唐有仲通怒囚使者進薄白
厓城大敗引還閩羅鳳斂戰鬪築京觀遂北臣吐蕃吐蕃
以為弟給金印號東帝揭碑國門明不得已而叛嘗曰我
上世世奉中國累封賞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
藥殺吾罪也會揚國忠以劍南節度當國乃調天下兵凡

十萬使侍御史李密討之輦餉者尚不在涉海而疫死相
踵於道必敗於大和城死者十八亦會安祿山反閩羅鳳
因之取雋州會同軍據清溪關以破越折而降尋傳驃諸
國尋傳蛮者俗無絲纊跣履榛棘不若也射豪猪生食其
肉戰以竹籠頭如兜鍪其西有裸蛮漫散山中男少女多
以木皮蔽形婦或十或五共養一男子廣德初鳳迦異築拓
東城諸葛亮石刻故在文曰碑即仆蛮為漢奴夷畏誓常
以石楮梧大曆十四年閩羅鳳以鳳迦異前死立其孫異牟尋
以嗣異牟尋有智素善撫衆略知書異牟尋立悉衆二十
萬入寇與吐蕃并力一趨茂州踰文川擾灌口一趨扶文
掠方維曰填一侵黎雅叩叩邽關令其下曰為我取蜀為

東府工伎悉送邏婆城歲賦一緡於是進陷城聚人率走
山德宗發禁衛及幽州軍以援東川與山南兵合大敗異
牟尋衆斬首六千級擒生捕傷甚衆顛踣崖峭且十萬異
牟尋懼更徙苴咩城築袤十五里吐蕃封為日東王然吐
蕃責賦重數悉奪其險立營堠歲索兵助防異牟尋稍苦
之故西瀘令鄭回者唐官也往雋州破為所虜閣羅鳳重
其淳儒俾教子弟得蕃榜故中國無不憚後以為清平官
說異牟尋曰中國有禮義少求責非若吐蕃恠刻無極也
今棄之復歸唐無遠戍勞利莫大此異牟尋善之稍謀內
附然未敢發亦會節度常臯撫諸蠻有威惠諸蠻頗得異
牟尋語白於臯時貞元四年也臯乃遣謀者以書遺吐蕃疑之

因責大臣子為質異牟尋愈怨後五年乃決策遣使者三
人異道同趨成都遺臯帛書願竭誠日新歸欵天子請加
戍劍南西山涇原等州安西鎮守揚兵四臨委回鶻諸國
所在侵掠使吐蕃勢分力散不能為強此西南隅不煩天
兵可以立功云臯護送使者京師德宗嘉之賜以詔書命
臯遣謀往覘臯令其屬崔佐時至苴咩城時吐蕃使者
多在陰戒佐時衣絳犵使若服以入佐時曰我乃唐使者
安得從小夷服異牟尋夜迎之設位陳燎佐時即宣天子
意異牟尋內畏吐蕃顧左右失色流涕再拜受命使其子
閣勸及清平官與佐時盟點蒼山載書四一藏神祠石室
一沉西沮水一置祖廟一以進天子乃發兵攻吐蕃使者

殺之刻金契以獻遣曹長隨佐時入朝初吐蕃與回鶻戰
殺傷甚乃調南詔萬人異牟尋欲襲吐蕃陽示寡弱以三
千人行許之即自將數萬踵後晝夜行大破吐蕃於神川
遂斷鉄橋溺死以萬計俘其五王乃遣清平官入獻地面
方物請復號南詔帝賜賚有加冊異謀牟尋為南詔王以
祠部郎中袁滋持節領使崔佐時為判官俱文珍為宣慰
使賜黃金印文曰真木冊南詔印滋至大和城異牟尋遣
兄以良馬六千迎之金錢玉珂兵振鐸夾路陳異牟尋金
甲蒙虎皮執双鐸鞘執矛千人衛大象十二引千前騎軍
後軍以次立詰旦授冊異牟尋率官屬北面立宣慰使東
向冊使南向乃讀詔冊相者引異牟尋去位跽授冊印稽

首拜又授賜服備物退曰

開元天寶

中其曾祖及祖皆蒙冊襲

王自此五十年貞元皇帝洗痕錄功復賜爵命子子孫孫

永為唐臣因大會其下享使者出銀平脫馬頭盤二謂滋

曰此天寶時先君以鴻臚少卿宿衛皇帝所賜也有笛工歌

女皆垂白示滋曰此先君歸國時皇帝賜胡部龜茲音聲

二列今喪亡畧盡惟二人故在酒行異牟尋坐奉觴滋前

滋授觴曰南詔當深思祖考成業抱忠竭誠永為西南藩

輔使後嗣有以不絕也異牟尋拜曰敢不承使者所命異

牟尋攻吐蕃復取昆明城以食鹽池又破施蛮並虜其王

置白崖城因定磨些蛮隸昆山西爨故地破茫掠弄棟蛮

漢嘗以實雲南東地施蛮者在鉄橋西北男子衣繒衣布

女分髮直額為一髻垂後跣而衣皮順蛮本與施蛮雜居
劔其諸川後徙鉄橋在劔峽西北四百里號劔羗磨蛮此
蛮與施順二蛮皆烏蛮種居鉄橋大婆小婆三探覽昆明
池等川土多牛羊俗不類澤男女衣皮俗好飲酒歌舞茫
蛮木閩南種茫其君號也或呼茫詔永昌之南有 茫大
抵皆其種類棲居無城郭漆齒或金齒衣青布短袴露胛
以繒布繚腰出其餘垂後而飾婦人披五色羅籠象纒如
牛養以耕弄棟蛮白蛮種也其部本居弄棟縣鄙地昔為
哀州有首領為刺史誤殺其叅軍挈族北走後散居磨此
江側故劔共諸川亦有之漢裳蛮本漢人部種在鉄橋惟
以朝霞纏頭餘尚同漢服年十五異年尋謀擊吐蕃以遂川

寧北等城當寇路乃峭山深塹修戰備帝許出兵助力又
請以大臣子弟真於臯、辭固請乃盡合成都咸遣就學
且言昆明雋州與吐蕃接不先加兵為虜所脇反為我患
請臯圖之時唐兵北歲屯京西朔方大時糧欲南北並攻
取故地然南方轉饒稽期兵不悉集是夏虜麥不熟疫癘
仍具贊普死新君立臯揣虜未敢動乃勸異年尋緩卒萬
全愈於速而無功今境上兵十倍往歲且行營皆在雋州
扼西瀘吐蕃路昆明弄棟可以無虞異年尋請期它年吐
蕃大臣以歲在辰出兵室出謀襲南詔閱衆治道將以十
圍雋州軍屯昆明凡八萬皆命一歲糧贊普以舅都羅為
都統遣濫鑠屯西貢川異年尋與臯相聞臯命部將率弩

士三千赴之以萬人屯黎州以二萬五千人屯雋州約南詔有急皆進軍吐蕃引衆五萬自曩貢川分二軍攻雲南一軍自諾濟城攻雋州異牟尋畏東蛮磨些難測惧爲吐蕃鄉導欲先擊之皋報雋州實往來道扞蔽數州虜百計窺之故嚴兵以守屯壁相望糧械處有之東蛮庸敢懷貳乎異牟尋乃檄東磨些諸蛮內糧城中不者悉燒之徙其入二千于宿川贊普大將以兵距百貢川一舍而屯國師馬定德率種落出降西貢節度監軍野多者贊普乞立贊養子當從先贊普殉而來降於是虜氣衰軍不振濫鑠至鉄橋南詔毒其水人多死乃徙納川壁而待是年虜霜雪早兵無功還期以明年吐蕃苦唐詔掎角亦不敢圖

南詔皋令按兵雋州節級鎮守雖南詔境亦所在屯戍吐蕃懲野戰數北乃屯三瀘水遣論妄熱誘瀕瀘諸蛮復城悉攝吐蕃悉攝吐蕃險要也蛮酋潛導南詔與皋部將徂擊之擊夜絕瀘破虜屯斬首五百級虜保廩危山又戰虜大奔時於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酋皆降獲甲二萬首又合鬼王破虜于瀘西吐蕃共計不得雋州患未文常爲兩頭蛮挾唐爲輕重謂南詔也會虜荐饑方彘贊普調歛煩至是大科兵率三户出一卒虜法爲大調集又聞唐兵三萬入南詔乃大懼兵戍納州川五城欲悉師出西山劍山收雋州以絕南詔皋即上言京右諸屯宜明斥候蚤歛田邠隴焚萊可困虜入皋遣將以兵萬人屯南北路萬人

成黎雅州異年尋謂皋曰虜声取雋州實窺雲南請督軍
進羊宜咩若虜不出者請以來年二月深入時虜兵二萬
攻鹽州帝以虜多詐疑繼以大軍詔皋深鈔賊鄙分虜勢
皋表賊精鎧多置南屯今向鹽夏非全軍欲掠河曲党項
畜產耳俄聞虜破麟州皋督諸將分道出或自西山或由
平夷或下隴陀和石門或徑神川納川與南詔會是時回
鶻太原邠寧涇原軍獵其北劍南東川山南兵震其東鳳
翔軍當其西蜀南詔深入克城七焚堡五百十所斬首萬
級獲鎧械十五萬圍昆明維州不能克乃班師振武靈武
兵破虜二萬涇原鳳翔軍敗虜原州惟南詔攻其腹心俘
獲最多而吐蕃盛屯昆明神川自守異年尋比年敵

方物天子禮之

元和三年

異年尋死子尋閣勸立明年死子勸

龍晟立淫肆不道為美棟節度王嵯巔所殺立其弟勸

利長度三年始賜印是歲死弟豐祐立豐祐趨敢善用其

下於是西川節度使杜元穎治無狀障侯昶皆相蒙時和

三年也差巔乃悉衆掩邛戎雋三州陷之又成都止西郭十

日慰賚居人市不擾肆將還乃掠子女工伎數萬引而南

人惧自殺者不可勝計救兵逐嵯巔身自殿至大度河謂

華人曰此吾南境爾去國當哭衆號慟赴水死者十三南

詔自是工文織與中國將明年上表請罪是時李德裕為

西川節度使大時李琢為安南經畧使苟墨自私以斗鹽

易一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陷安南都護府號白衣沒命

軍南詔發朱弩佉首三千助守然朝貢猶歲至會宣宗崩
使者告哀是時豐祐亦死清平官酋龍立恚朝廷不弔恤
又詔書乃賜故王以草具進使者而遣遂僭稱皇帝建元
建極自號大禮國乃陷播州安南都護李鄴屯武州咸通元年
為蠻所攻弃州走天子斥鄴以王寬代之明年攻扈邕管
經畧使兵少不能拒奔蠻州南詔亦引去南詔知邊人困
甚剽掠無有不入寇安南姚林人者居林西原七綰洞首
領李由獨主之歲：戍邊李琢之在安南也奏罷防冬六
千人謂由獨可留當一隊遏蠻之入蠻酋以女妻由獨子
七綰洞舉附蠻王寬不能制三年以湖南觀察使蔡襲代
之發諸道兵二萬屯守南詔憺畏不敢出會詔左庶子蔡

京經制嶺南忌襲功有所欲沮壞之乃言南方自無虞武
夫倖功多聚兵耗饋運請還戍兵惜財用襲執不可願留
五千兵累表不報即極陳南詔伺隙久有十必死狀朝廷
昏肆不省也南詔攻交州進畧安南襲請救發湖荆桂兵
五千屯邕州嶺南常宙奏南詔必襲邕管不先防近而圖
遠恐擣虛絕糧道且深入乃詔襲按軍海門詔廣西節度
使分兵禦之襲請濟師以山南東道兵千人赴之南詔酋
將楊思僭以兵六千薄城而屯四年正月攻益急襲錄異年尋
盟言繫矢上射入其營不答俄而城陷襲闔宗死者七十
人荆南兵入東鄂苦斬戰南詔二千級是夜蠻遂屠城有
詔諸軍保嶺南更以秦州經畧使高駢為安南都護南詔

稍逼邕州會康承訓自義成來朝乃授嶺南西道節度使
發荆襄洪鄂兵萬人從之承訓辭兵寡乃大興諸道兵五
萬往於置行交州於海門進為都護府調山東兵萬人益
戍年二常宙請分兵屯容藤披蠻勢年五南詔回掠雋州以搃
西南年明復來攻會刺史喻士珍貪獮陰掠兩林東蠻口縛
賣之以易蠻金故開門降南詔盡殺戍卒而士珍遂臣于
蠻安南久屯兩河銳士死瘴毒者十七宰相揚收議罷北
軍以江西為鎮南軍募強弩二萬建節度且地便近易調
發詔可高駢以選士五千渡江敗林邑兵於邕州擊南詔
龍州屯蠻酋燒蠻畜走酋龍遣楊緝思助酋遷共守安南
年七駢次交州戰朔勝士酣鬪斬其將拔三壁緝思出戰敗

還走城士乘之超堞入斬酋遷上首三萬級安南平初李
師望建言成都經摠蠻事曠日不能決請析邛蜀嘉眉黎
雅雋七州為定邊軍建節度制機事近且速天子謂然即
詔師望為節度使治邛州邛距成都才五舍雋州最南去
邛乃千里緩急首尾不相副而師望利專制諱不言裒積
無厭私賄以百萬計既而戍士怒將醢師望以逞會召還
以竇滂代之皆冒尤不法誅責苛殲甚師望時蠻亦未興而
定邊已十年困酋龍入寇以軍綴清溪閔密引衆伐木開
道徑雪坡盛夏卒凍死者二千出沐源闕嘉州破屬蠻遂
次沐源滂遣充海兵五百往戰一軍覆酋龍乃身自將督
衆五萬侵雋州攻清溪閔屯將絕大度河走諸屯皆退保

北涯蠻攻黎州詭服漢衣濟江襲犍為破之焚廡舍掠糧
畜薄嘉州刺史楊恣與南詔夾江而軍士攢射蠻不得進
陰自上游濟背擊王師恣之嘉州陷明年_{正月}滂自勒兵戰
酋龍遣使者十輩請和滂信之語未半蠻將爭岸譟而進
滂遂遁黎州陷入走匿山谷蠻掠金帛不勝負入自邛關
圍雅州遂擊邛州是冬滂弃州壁導江儲貲峙械皆亡矣
酋龍進攻成都次眉州清平官杜元忠日夜教酋龍取全
蜀於是西川節度使盧耽遣其副約和蠻強之使南面拜
然卒不見酋龍而還蠻次新津耽畏援軍未集即飛請
天子降大使通好以紓其深入懿宗馳遣大僕卿支詳為
和蠻使蠻本無謀不能乘機會鼓行亟驅但蚍結蠅營忸

鹵剽小利處之留屯故蜀孺老得扶携悉入成都闔里皆
滿戶所占地不得過一牀雨則冒箕盜曰庇城中井為竭
則共飲摩訶池至爭粹溺死者或苕沙取滴飲之治攻具
簡石置牢城兵八將主之樹沘格夜列炬照城守具雄新
又選悍士三千號突將為長刀巨槌斧分左右蕃休日隸
於軍士心侈欲鬪而酋龍自双流徐行以三百騎負幃幕
來大言曰供帳隋蜀王聽事為驃信行在耽不許乃馳去
蠻稍前傳外郭於是遊奕使王晝督援兵三千屯昆橋竇
滂亦以其軍自導江來將與大軍犄角然戰不甚力小不
勝即保廣漢自以失定邊覬成都陷得薄其罪會有詔斥
徙軍遂無功耽部將李自孝者與刺史喻士珍善士珍臣

蠻孝自陰與賊通乃說耽城下蔣芾稻瀦水頽城舉府不
之覺蠻攻城自孝守陴樹麾以自表所指蠻輒攻之為下
所覺耽殺自孝以狗城左右民樓肆蠻俯射城中耽募勇
士燒之器械俱盡二蠻以雲梁鵝車四面攻士叫譁鵝車
未至陴者以巨索鈎繫投膏炬車焚箱間蠻卒尽死耽遣
突將戰城下俘斬二千級蠻撒民輶落為蓬籠如軍輦下
設枕木推而前不及城又匿蠻其內以穴墉揚志以矍貯
糞瀦浚蠻不能處注以銅鉄液蓬籠皆火然南詔負衆
益治器械斧斤晝夜有声耽遣將三面苦戰蠻引卻蠻利
夜晦輒薄城聞呼嘯衆奮奮城上施鉄籠千炬賊來不得
隱屯夫終夜哄蠻不能侵支詳遣謀與約好且謂耽母多

殺以速蠻和是時傳言救師至城中合謀開門士爭出迎
軍南詔薄戰不解日入北門兵二千乘之蠻乃走耽又遺
之書謝不得已交兵且請和士脫鎧迎支詳詳陳所貴植
二旗署曰賜雲南幣物謂蠻使者曰天子詔雲南和斛而
兵薄成都柰何請退舍撤警以修好或勸詳蠻多詐毋入
死地詳不行蠻復圍成都穿四北隅黎旦乃覺即頽焚火
于壩蠻皆死穴中以鉄絙曳雲輞作少選尽益固
守是時帝遣顏慶復為大度河制置劍南應接使兵次新
都南詔騎數萬晨壓官軍以聘大將宋威以忠武兵戰斬
首五千獲馬四百南詔退屯星宿山威進戍沱江酋龍遣
使至支詳所請和詳曰今列城固守北軍望功歸語而主

審自度眈遣銳將趙蛮壁燒攻具殺二千人為南詔所躡
卻而潰蛮聞鳳翔山南軍且來乃迎戰毗橋不勝趙沱江
為銳士所擊又敗城中出突將夜火蛮營酋龍身督戰後
三日王師奪昇仙梁蛮大敗夜燒亭傳乘火所向雨矢射
王師威䟽軍行嚮天所發叢射之兩軍不能決各解去酋
龍知不敵夜徹營南奔至双流江無梁計窮將赴水死或
止之曰今北軍與成都兵合若來追我無類矣不如偽和
以紓急不然死未晚乃來請三日梁成而濟斷梁按隊緩
驅黎州刺史收散卒保邛州酋龍懼圍二日去蛮俘華民
必剽耳鼻已縱之既而居人刻木為耳鼻者什八初成都
無隍塹乃教眈濬隍廣三文作戰棚于埤列左右屯營營

別五區區卒五十蔣皂夾壕後三年合拱又為大檜連
弩自是南詔憚之酋龍年少嗜殺戮親戚異己者皆斬兵
出無寧歲諸國更讐忿屢覆衆國耗虛蜀之後男子十五
以下悉發婦耕以餉軍十四清平官復寇蜀緝丹大度河
以濟為刺史黃景復擊卻之衆循河而南夜桴上流兵夾
攻瀕水諸屯景復敗走還黎州蛮躡追為景復所敗會蛮
踵來還攻大度河仆旗息鼓請曰清平官欲上書天子白
冤事成兵信之不戰橋成而濟黎州陷遂攻雅州擊定邊
軍卒潰入邛成都大震人亡入玉壘關士乘清平官遣使
者賫驃信書遺節度使牛叢欲假道入朝謂憇蜀王故殿
叢欲許之楊慶諫曰蛮無信彼禮屈辭甘詐我也乃斬其

使留二人還叢猶火郊民室廬觀閣嚴兵為固守計清平
官至新津而還回寇黔中會僖宗立遣金吾將軍韓重持
節往使俄攻黎州景復擊走之元劫掠雋桂間破黎州
入邛崃關掠成都成都閉三日蠻乃元詔徙天平軍高駢
領西川節度使乃奏蠻小醜勢易制而蜀道險館饑窮乏
今左策神策所發長武河東兵多用度繁廣且彼皆扼制
羗戎不可以弛備詔乃罷長武等軍駢至不淹月閱精騎
五千逐蠻至大度河奪鎧馬執酋長五十斬之收邛崃關
復取黎州南詔遁還駢召景復責大度河之敗斬以徇戍
望星清溪等關南詔懼遣使者詣駢結好而踵出兵寇邊
駢斬其使初安南經畧判官杜驥為蠻所俘其妻宗宣女

也故酋龍使奉書焉和駢答曰我且將百萬衆至龍尾城
問爾罪酋龍大震自南詔叛天子數遣使至其境酋龍不
肯拜使者遂絕駢以其俗尚浮屠法故遣浮屠景仙躡使
往酋龍與其下迎謁且拜乃定盟而還遣清平官趙宗政
質子三十入朝乞盟請為元弟若舅甥詔拜景仙鴻臚卿
駢結吐蕃尚延心盟末等為間築戎州馬湖沐源川大度
河三城列屯拒險料壯卒為平夷軍南詔氣奪酋龍恚發
疽死子法嗣法年少好畋獵酣逸衣絳紫錦罽鍍金帶國
事顯決大臣年遣使詣邕州請脩好詔使者答報未幾
西川駢奏請與和親右諫議大夫柳誦吏部侍郎崔澹醜
其事上言遠蠻叛逆乃因浮屠誘致又議和親垂笑後世

駢職上將謀乖謬不可從遂寢蠻使者再入朝議和親而
駢徙荆南持前請不置宰相鄭畋盧攜爭不決皆賜罷駢
徙節鎮海劾澹等沮議西川節度使崔安潛上言蠻畜鳥
獸心不識禮義安可以賤尚貴主失國家大體澹等議可
用臣請募義征子率十戶一保領發山東銳兵六千戍諸
州比五年蠻可為蠻久之帝手詔問安潛和親事荅曰雲
南姚州譬一縣中國何資於彼而遣重使加厚禮天宗近
屬不可下小蠻夷有如蠻使者不復至當遣謀人伺其隙
可以得志南詔知蜀疆故襲安南陷之都護奔邕府城兵
潰會四川節度使陳敬瑄申和親議時盧攜復輔政厚駢
乃譎說帝曰陛下初即位遣韓重使南詔將官屬留蜀期

年費不貲蠻不肯迎及駢節度西川招盟末繕甲訓兵蠻

夷震動遣趙宗政入見獻天子宣宗收三州七關平江嶺

以南至大中十四年內庫貲積如山戶部延資充滿故宰相敏

中領西川庫錢至三百萬緡諸道亦然咸通以來蠻始叛

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盜西川遂圍盧耽召兵東

方戍海門天下騷動十有五年賦輸不內京師者過半中

藏空虚士死瘴癘燎骨傳友人不念家亡命為盜可為痛

心彖法立三年比兵不出要防其蓄刀以間我虞今朝廷

府庫匱甲兵少牛叢有北兵七萬首尾奔衝不能救况安

南客戍單寡涉冬寇禍可虞誠命使者臨報縱未稱臣伐

且其謀外以縻服蠻夷內得蜀休息也帝謂然乃以宗室

女為安化長公主許婚拜嗣曹王龜年宗正少卿為南詔使及還具言驃信誠款以為敬瑄功故進檢校司空賜一子官法遣宰相趙隆眉等三人朝行在迎公主高駢自揚州上言三人者南詔心腹也宜止而鴆之蠻可圖也帝從之隆眉等皆死自是謀臣盡矣蠻益衰子舜化立建元遣使款黎州脩好昭宗不答後中國亂不復通

廣西諸蠻族類不一大抵依阻山谷並林木為居椎髻跣足走險如履平地言語侏離衣服編爛畏鬼神喜淫祀刻木為契不能相君長以財力雄強每忿怒則推刃同氣加兵父子間復讐怨不顧死出入腰弓矢匿草中射人得牛酒則釋然矣親戚比鄰指授相賣父子別業父貧則質身

於子去禽獸無幾其族鑄銅為大鼓初成懸庭中置酒以召同類爭以金銀為大釵叩鼓去則以釵遺主人相攻擊鳴鼓以集眾號有鼓者為都老眾推服之唐末諸酋分據其地自為刺史宋興始通中國奉正朔修職貢門有桀黠貪利或疆吏失於撫御往往聚而為寇抄掠邊戶朝廷禽獸畜之務在羈縻不深治也熙寧以章惇察訪經制蠻事諸溪峒相繼納土願為王民始剏城砦比之內地元祐初諸蠻復叛朝廷方務休息乃詔諭湖南北及廣西路並免追討廢堡砦棄五溪諸郡縣崇寧間復議開邊於是安化上三州及思廣諸峒蠻夷皆願納土輸貢賦及令廣西招納左右江四百五十餘峒尋以議者言以為招致熟蕃非便乃

詔悉廢所置州郡復祖宗之舊焉與紹初監察御史明橐言

湖南邊郡及二廣之地舊置溪峒歸明官此年寢廣其員

久諸州措置隘若闕人把拓又今管押兵夫素不習知法

令率貪婪無厭况管押又皆鄉民甚為邊患遭困苦折辱

者往往無所赴懇議者欲俾帥臣藉其姓名每三年一遷

易如州縣官故事或云止循舊添差並罷管押兵夫宜令

二廣湖南帥臣處置適宜無啓邊禍以害遠人詔下其議

明橐言平觀二州本王口高峯二砦處廣右西偏日常無

虞崇寧大觀間邊臣啓橐奏請置州拓境深入不毛如平從允

孚庭觀溪馴叙樂隆允等十有二州屬之黔南其官吏軍

兵請給費用悉由內郡於是騷然莫能支吾政和間朝廷始

悟其非罷之或者謂平州為西南重鎮兼制王江從允等

州及湖南之武岡軍湖北之靖州桂州之桑江峒獨觀州

則控制南丹陸家砦茆灘十道及白崖諸蠻以故一州獨

不廢臣自歷邊即乞罷平觀者前後非一觀州初為宜州

富仁監大觀帥臣王祖道欲招納文蘭州都巡檢劉惟中

謂得文蘭不若取南丹之利因誣其州莫公佞阻文蘭不

令納土為罪惟忠遂擒殺公佞帥司奏其功乃改南丹為

觀州命惟忠守之公佞之死人以為冤其弟公晟結溪峒

圖報復連歲攻圍惟忠中傷死黃忱復建議欲增築高峯

砦於富仁監側為觀聲援會朝廷罷新邊遂請以高峯砦

為觀州設知州一人吏額五十人廂禁軍土丁家丁又千

餘人歲費錢十萬餘貫米八千餘石有奇州無稅租戶籍皆仰給鄰郡飛輓涉險阻或遇蠻寇設伏陰發毒矢中人輒死人畏賊率委弃道路縱然達州糜費亦不可勝計昔為富仁監時不聞有警惟是邊吏欲以刺探為功故時時稱警急以為利遂欲存而不廢也此年戶籍日削民多流離或轉入溪洞公私困弊為甚平州初隸融州亦羈糜州峒也舊通湖北渠陽軍置融江砦及臨溪潯江堡後以地融隔生蠻遂廢崇寧復隸融王口砦地接王江更為懷遠軍後更為平江刺史更王江為九州並隸黔南政和復廢邊吏誑其帥臣乞存平州設知州一人吏額百人禁軍土丁千人歲費錢萬石有奇州無租賦戶籍轉運司歲移桂

融象柳之粟以給之及徙融州西北金溪鄉稅米四百餘石隸懷遠糜費甚於觀州况守臣到任即奏推息其子州縣砦堡例得遷官酬賞而稅場互市之利又為守臣邊吏所私獨百姓有征戍轉輸之苦誠為可憫臣以為宜罷平觀二州便然尚有可議者觀州初為富仁監時其銀治二官取其利又常額熙寧元降條例具在宜先下經畧司責公晟等依熙寧條例施行况公晟實公佞弟理宜掌州事近雖逃歸未為蠻族信服察其情勢不得不倚重中國若乘時授之彼知息出朝廷必深感悅詔從其言軾道六年詔補蒙澤進武副尉初宜州蠻莫才都為亂廣西經畧劉焞遣進勇副尉蒙明質賊巢諭降才都既而復肆猖獗戕賊官兵未

幾擒才都械送經畧司伏法悉破其黨而明亦遇害備極
慘酷邊人憐之惇乞推恩其子澤以旌死事朝廷從之故
有是命淳熙十一年廣西路鈐轄沙世堅言官軍與獯人兵器
利鈍不同宜勅沿邊州縣多置強弩毒矢以惧獯人從之
是年安化蠻蒙光漸率衆抄掠世堅討平之初知宜州馬
寧祖不支蠻砦鹽錢執議以為前所積逋止給錢一月不
遍及蠻部遂致激變光漸等詔罷良臣勅帥漕以時給
溪峒鹽錢十二年廣西漕臣胡庭直上言邕州之左水永年
太平等砦在祖宗時以其與交趾鄰壤實南邊藩籬重地
故置州縣籍其丁壯以備一旦之用規模宏遠矣比年邊
民率通交趾以其地所產鹽雜官鹽貨之及減易馬鹽以

易鹽忽而不防恐生邊釁所宜禁戢既而諸司上言經畧
司初準朝旨置馬鹽倉貯鹽以易馬歲給江山諸軍及御
前投進用銀鹽錦悉與蠻互市其永平砦所易交趾鹽貨
居民食皆舊制也况邊民素與蠻夷私相貿易官不能制
今一切禁絕非惟左江居民乏鹽而蠻情亦叵測恐致乖
異也乃謀邕州禁民毋私販交趾鹽以妨鈔法紹熙初以沙
世堅兼知宜州府十一年臣僚復上言慶曆張方平嘗以為
朝廷每備西北孰不知獯蠻衝突嶺外南鄰交趾勢須經
營唐時西徼吐蕃其後安南寇邊旋致龐勛之禍國朝每
憂契丹元昊而儂知高陷邕州南徼騷動天子為之旰食
豈細故哉臣等此見淮甸間板築存興更戍日益而廣南

城隍摧圯不葺戍兵逃亡殆盡春秋教閱郡無百人雖有
鄉兵義丁土丁之名實不足用緩急豈能集事宜於嶺南
要地增築城堡籍其民兵歲時練習定賞罰格示以懲勸
如此則號令嚴明守禦完固民習戰鬪可息獠蠻侵掠之
患措四十州民於久安之域矣詔從之

撫水州在宜州南有縣四曰撫水曰京水曰多逢曰古勞
唐隸黔南其酋皆蒙姓則有區廖潘吳四姓亦種水田米
魚其保聚山險者雖有畬田收穀粟甚少但以藥箭射生
取鳥獸盡即圖他處無羊馬桑柘地曰帚洞五十里至前
村川原稍平合五百餘家夾龍江居種稻似湖湘中有樓
屋戰棚衛以竹柵即其酋所居兵器有環刀標牌木弩善

為箭中者大叫信宿死得邕州藥解之即活

雍中

數寇邊

境掠取民口畜詔書招安官其酋蒙

平賊

中又數為寇盜止

令邊臣驅逐出境其黨狡猾者凡三十餘人宜州守將因

擒送闕下上召見詰責之對曰臣等蠻陬小民為飢寒所

迫耳上顧謂左右曰昨不欲盡令殺戮顧無唯類矣因釋

罪賜錦袍冠帶銀絲戒勗遣之逾南酋長六十五人詣闕

納器甲又蒙漢誠蒙填來朝上器甲數百及毒藥箭擔不

搔邊比歲皆遣使來貢及輸兵器乃授漢誠官既而侵軼

如故

祥符六年

首領蒙但挈族來歸後於桂州

九年

數寇宜融州

界轉運使俞訓可言知宜州董元已不善綏撫昨蠻人飢
來質餼糧公縱主者剋剥槩量及求入貢復驟沮其意遂

使恣恚為亂詔黜元已遂遣潭州都監季守膺代元已招
撫群蠻拒命侵掠不已獻可請以本道澄海軍及募丁壯
進討乃詔益以潭州兵五千人命平州刺史曾克明為宜
融等州安撫使上猶以蠻夷異類攻剽常理不足以勦絕
又意其道險難進師第令克明獻可設方畧攝其酋首索
所鈔生口因而撫之克明獻可上言蠻人去冬寇天河今
又鈔融州諸砦剽劫居民累依宣旨詔諭曾不悛革臣請
便宜掩擊後之克明乃與守鎮琮領兵入樟嶺路文慶王
趨宜州西路又令宜桂都巡檢程化鵬取樟嶺古牢隘路
會合化鵬與蠻遇上房兩水口擊破之文慶王至如門團
為蠻所扼不能進克明守真琮乃過橫溪恩德砦召山獠

嚮導開路進師蠻依篁竹間時出戰鬪輒敗走旬餘上黃
泥嶺杉木隘路溪谷險邃蠻據要害以拒官軍自辰至午
大潰其黨遂過霸苑抵帚洞乃入中房前村克明等頓兵
下砦中夕群蠻大譁譟擊鉦鼓攻砦甚急出兵擊之傷殺
頗衆因縱火焚其廬室積聚峽陝險士不並行蠻復連弩
北岸克明遣猛士步涉與鬪至即退走砦于下房博賀村
克明設伏砦外其夜蠻衆大集遇伏發内外合擊追斬殆
盡乘勝搜山悉得馬牛享士卒克明等知其窮蹙乃曉諭
恩信許以改過於是酋帥蒙承貴等面縛詣軍自首克明
厚加犒宴且數責之皆俯伏謝罪及聞詔旨赦令勿殺莫
不泣下北望稱萬歲上以夷性無厭習知朝廷多釋其罪

故急則來歸緩則叛去切詔克明等諭以悉還所掠漢口
資畜即許要盟承貴等感悅奉詔乃歃血立誓自言奴
山摧倒龍江西流不敢復叛克明等師還宜州蠻人納器
甲凡五千數願遷處漢地者七百餘口詔分置廣西及湖
荊州軍給以田糧凡立功使臣將 遷補賜賚者千八百
一十六人承貴因請改州縣名以固歸順之意詔以撫水
州為安化州撫水縣為歸仁縣京水縣為長寧縣自是間
歲朝貢不復為邊患矣

李繼遷夏州人也本姓拓拔氏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統
銀夏綏宥靜五州地討黃巢有功復賜李姓四傳至繼捧
繼捧立以太太平興國七年率族人入朝自上世以來未嘗親覲
者繼捧至太宗甚嘉之賜白金千兩帛千匹錢百萬祖母
獨孤氏亦獻玉盤一金盤三皆厚賚之繼捧陳其諸父昆
弟多相怨願留京師乃遣使夏州護總麻已上親赴闕授
繼捧彰德軍節度使并官其昆弟夏州蕃落指揮使克信
等十二人有差遂曲赦銀夏館內太宗嘗宴群臣苑中謂
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羗人驚悍但羈
縻而已非能制也弟權知夏州克文來朝以唐僖宗所賜

其祖思恭鉄券及朱書御禮來上改博州防禦使初繼捧
之入也弟繼遷出奔及是數來為邊患有言繼遷悉知朝
廷事蓋繼捧泚之乃出為崇信軍節度使克憲為道州防
禦使克文遣歸博州並選常恭官為通判以專郡政初端拱
改感德軍節度使屢發兵討繼遷不克用宰相趙普計欲
委繼捧以邊事令圖之因召赴闕賜姓趙氏更名保忠太
宗親書五色金花牋以賜之授夏州刺史夏銀綏宥靜等
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至鎮數月上言繼遷悔過歸欵
乃授繼遷官然實無降心也二年加保忠特進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初淳化與繼遷戰于安慶潭繼遷中流矢遁去保
忠乞師禦繼遷遣高州團練使翟守素率兵援之賜保忠

茶百斤上醞十石乃獻白鶴名海東青以久罷畋獵詔慰
還之五年繼遷攻靈州遣都指揮李繼隆討之保忠先挈其
母與妻子壁於野外乃上言與繼遷解怨獻馬五十匹乞
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進兵及軍壓境保忠反為
繼遷所圖欲併其衆縛牙校趙光祚襲其營帳保忠方寢
聞難作單騎走還城為大校趙光嗣閉于別室旦開門迎
繼隆乃執保忠送闕下待罪崇政殿庭詰責數四釋之賜
冠帶器幣并賜其母金銀器以撫之尋貴授右千牛衛上
將軍封宥罪侯賜第京師保忠狀貌雄毅若環列奉朝請
常怏怏不自得咸平判岳州移復州景德元年病劇上言有子
永哥不肖乞配春州帝以其病語乃授永州別駕詔監軍

察之尋卒克文亦死

四年

錄其孫從吉為三班奉職繼遷

繼捧族弟也高祖思忠嘗從兄思恭討黃巢拒賊於渭橋

有鉄鶴射之沒羽賊駭之遂先士卒戰沒

建隆四年

繼遷生於

銀州無定河生而有齒

開寶七年

授定難軍管內都知蕃落使

繼捧之歸宋時年二十留居銀州及使至召總麻親赴闕

乃詐言乳母死出葬於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

澤距夏州東百三千里

太平興國八年

知夏州尹憲與都巡檢曹光

實知夜襲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與其弟

遁免獲其母與妻繼遷復連娶豪族轉遷無常漸以強大

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歸之繼遷因語其豪右

曰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絕之爾等不忘李氏能從我興

復乎衆曰諾遂與弟繼冲李大性等起夏州乃詐降誘殺

曹光實於葭州遂襲銀州據之時雍熙二年也

二月

破會

州焚毀城郭而去

三年

遼以義成公主嫁繼遷冊為夏國王

四年知夏州安守中以三萬衆戰於王亭鎮敗績繼遷追至

城門而返

端拱元年

繼捧之節制夏臺言能歸款即授洛苑使

銀州刺史

淳化初

復與繼捧戰於安慶澤不利轉攻夏州繼

捧乞師及翟守素來乃奉表歸款授銀州觀察賜名保吉

子德明管內蕃落使行軍司馬

淳化四年

轉運副使鄭文寶議

禁塩池用因繼遷數月邊人四十二族萬餘騎寇環州屠

小康堡太宗乃遣錢若水弛其禁因撫慰之

五年

保吉襲保

忠走之李繼隆執保忠詔削趙保忠吉所賜姓名墮夏州

城遷其民於綏銀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以竊據欲
墮其城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頗為關右之患若遂
廢之萬世利也詔墮之遷其民於綏銀至道初遣左都押
衙張浦以橐它良馬來獻太宗令衛士翹關起乘引疆奪
禦於後園俾浦等觀且令兵士皆拓兩石弓帝笑問浦曰
羌人敢敵否浦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大人則已遁
矣况敢敵乎繼遷乞禁邊_北盜掠詔令謹守疆場還所盜
物拜繼遷鄜州節度使不受乃以浦為鄜州團練留京師
繼遷表鄭文寶誘其部長嵬唃嵬悉遂貶文寶藍山令繼
遷以千騎攻清遠軍守臣張延擊之退_{年二}春命洛苑使白
守榮等護送芻粟四十萬於靈州且令車重先後作三隊

丁夫持弓矢自衛士卒布方陣以護之遇敵則戰可以無
失復令會州觀察使田紹斌兵應援而守榮乃併為一運
繼遷邀擊於浦洛河紹斌不救衆潰運餽盡為繼遷所得
太宗聞之怒_{年三}復命李繼隆為環慶等州都部署為四方
館使曹璨自河西至言繼遷衆萬餘圍靈武城中上表告
急為繼遷所得遂損兵不去時呂端請帥輕騎由麟府廊
延環慶三道擣平夏傾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解矣或云暑
涉旱海無水泉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帝不聽_{九月}親部
分諸將繼隆出環州丁罕出慶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
夏州張守恩出麟州五路進討直抵平夏繼隆以環州路
迂乃自青岡峽遠靈武徑趨平夏直擣繼遷巢穴不及援

靈武上怒曰必敗吾事矣因手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已
發兵行數日與丁罕合又行十餘日無所見乃引還張守
恩遇之不戰而遁王超范廷召遇之烏白池大小數十戰
不利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繼遷復令軍主史訖駐屯橐它
口以阻歸宋人繼隆遣田敏等擊之咸平春繼遷復表歸
順真宗乃授定難軍節度夏銀綬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
蕃落等使乃放張浦還未幾復抄邊四年麟府副部署曹璨
率熟戶兵邀繼遷輜重於柳撥川殺獲甚衆五年三月繼遷大
集蕃部攻陷靈州以為西平府初帝遣張齊賢行邊齊賢
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使軍民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
通判永興軍何亮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裡山河決不可舍

之以資戎狄時揚億李沆皆言棄之便帝不從及城陷帝
悔不用李沆言六年春遂都於靈州詔遣使議和割河西銀
夏等五州與之復以二萬騎圍麟州詔金明巡檢李繼周
擊之圍未解麟州部署請濟師真宗閱地圖曰麟州依險
三面孤絕戮力可守但城中乏水可憂耳乃遣兵支接繼
遷果據水砦薄城已五日知州衛居寶出奇兵突戰繼勇
士城下城上鼓譟矢石如注殺傷萬餘人繼遷乃拔去遂
率衆攻西蕃取西梁府都首領潘羅支偽降繼遷受之不
疑羅支遽集六谷蕃部及者龍族合擊之繼遷大敗中流
矢八月復聚兵浦洛河声言攻環州詔張凝等分兵以待之
景德元年卒年四十二子德明立邊臣以德明初立乞詔撫之

因賜詔令審圖去就又詔蕃族萬山萬遇龐羅遊安萬子
都虞候軍主吳守正馬尾等能率部下歸順者授團練使
銀萬兩絹萬疋錢五萬緡茶五千斤其有亡命叛去者釋
罪甄錄既而康奴鵠移等率屬來降德明遣牙將奉表歸
順因詔河西羗族各守疆場德明連歲表歸順年三復遣牙
將仁勗奉誓表請歲盟府且言父有遺命帝嘉之乃授特
進檢校太師西平王納奉如內地因責子弟入質德明謂
非先世故事不遣乃獻御馬二十五疋散馬七百匹橐駝
二百頭謝恩年四又獻馬五百匹橐駝三百頭謝給奉廩賜
又請使至京市所需物從之大中祥符元年境內旱詔糴場勿禁
西入市糧以賑其乏時遼亦遣使冊德明為大夏國王年明

出侵回鶻恒星晝見德明惧而還年三境內飢上表求粟百
萬朝議不知所出時王旦為相請勅有司具粟百萬于京
師詔其來取德明既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大起宮室於
鏤子山會旱西攻河州甘州宗哥族及秦州緣邊熟戶遂
出大理河築柵蒼耳平八年築堡於石州濁輪谷將建稚
場詔緣邊安撫司止之年九因表邊臣違約招納逃亡云自
景德進誓表朝廷亦降詔書應兩地逃民緣邊雜戶不令
停舍皆俾交還自茲謹守翰垣頗有倫理自向敏中歸闕
張崇貴云後來邊臣罕守舊制各務邀功不虞生事遂致
綏延等界涇原以來擅舉兵甲入臣境土其有叛亡部族
劫掠主財去者百無十回臣之邊吏亦務蔽蔽俱失奏論

漸乖盟約各已令郤延涇原環慶麟府等路約束邊部毋
相攻擊劫其有隱蔽逃亡畫時勘送本國亦宜戒部下毋
有藏匿各遵紀律以守封疆和遼主親將兵五十萬以狩
為言來攻涼州德明率眾逆拒敗之五年五遼復遣將軍蕭
孝誠賫玉冊金印冊為尚書令大夏國王明攻麟州柔遠
若巡檢楊承吉與戰不利會曹瑋為環慶秦州緣邊巡檢
安撫使禦備之德明城懷遠鎮為具州以居仁宗即位加
尚書令德明娶三姓衛慕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訛藏
屈懷氏生成嵬天聖德明遣子元昊攻甘州拔之和瓜州
王以千騎降於夏火星入南斗九月德明卒子曩霄立曩
霄本名元昊小字嵬理國語謂惜為嵬富貴為理性雄毅

多大畧善繪畫能剏製物始圓面高隼身長五尺餘少時
好衣長袖緋衣冠黑冠佩弓矢從衛步卒張青蓋出乘馬
以二旗引百餘騎自從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
律常携野戰教太乙金鑑訣弱兵獨引兵襲回鶻夜洛隔
可汗王奪甘州遂立為皇太子數諫其父母臣宋父輒戒
之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
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
何錦綺為既襲封名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始衣白窄衫纏
冠紅裏冠頂後垂紅結綬自號嵬名吾祖凡六日九日則
見官屬其官分文武班自中書令宰相樞密使夫大侍中
太尉以下皆分命蕃漢人為之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

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景祐元年遂
攻環慶路殺掠居人下詔約束之是歲改元邈踰月或告
以石晉敗亡年號也乃改廣民元年慶州柔遠砦蕃部巡檢鬼
通攻破後橋諸堡於是元昊稱兵報仇緣邊都巡檢楊遵
以兵七百與戰於龍馬嶺敗績環慶路都監齊宗矩援之
次節義峰伏兵發執宗矩久之始放歸年二加兼中書令遣
兵二萬五千攻唃斯囉敗死畧盡元昊自率衆猶牛城一
月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縱兵殺戮又攻青唐安二
宗哥帶星嶺諸城唃斯囉部將安子羅以兵絕兵歸踞元
昊晝夜角戰二百餘日斯囉敗遂取瓜沙肅三州元昊既
還欲南侵恐唃斯囉制其後復兵舉攻蘭州諸羌侵至馬

街山築城樊州元昊既至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
涼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州仍居興州阻河依
賀蘭山為固始大建官以鬼名守全帳陟張絳楊廓徐敏
宗張文顯輩主謀議以鍾鼎臣典文書以成逋克成賞都
臥都如定多多馬竇惟吉主兵馬野利仁榮主蕃學置十
二監兵軍司委豪右分統其衆自河北至午臘荔山七萬
人以備契丹河南洪州白豹鹽州羅諾天都惟精山等五
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
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賀蘭駐兵五萬
靈州五萬人興州興慶府七萬人為鎮守總五十餘萬而
苦戰倚山訛山訛者橫山羌平夏兵不及也選豪族善弓

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月給米二石鉄騎三千分十部
發兵以銀牌召部長面受約束設十六司於興州以提庶
務元昊自製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字形体
方整類八分而畫重頗復教國人紀事用蕃書而譯孝經
爾雅四言雜字為蕃語復改大度宋元寶慶表遣使詣五臺
山供佛寶欲窺河東道路與諸豪歃血約先攻廊延欲自
靖德塞門峇赤城踏三道並入其牀父山遇數勸元昊勿
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勸執還元昊元昊
殺之遂築壇受冊即帝位時年三十點兵集蓬子山自詣
西涼府神祠十一月以夏竦為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為廊
延環慶安撫使經畧夏州未幾復以竦知涇州興雄俱兼

經畧使又命天章待制龐籍體量陝西詔籍就竦計事竦
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遁逃窮蹙而累歲不能勦滅先帝
惟戒誣吏謹烽候嚴卒乘來即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
陷沒銀綏割弃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
小羗耳况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
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
也以興國習戰之師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
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
糧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賊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
也若窮巢穴須涉大海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若浮囊挽
纒聯絡而進我師半進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

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強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羗以為藩籬三詔唃斯囉兵并力破賊四度地險易遠近若柵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援應六募土人為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士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民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近邊冗兵冗官以紓餽餉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征伐反以疎為怯年明遣使上表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輒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後朝

命真王之號夙感于頒宣尺土之封顯蒙於割裂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子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伏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湊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土地建為萬乘之邦家於時并讓靡遑群集又迫事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一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寬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敷歡好魚來鴈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邊方之患至誠瀝懇仰俟帝俞謹奉表以聞元昊表至群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旋即滅矣諫官吳

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彼已借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不報未幾詔削奪官爵互市揭榜於邊募人能擒元昊者斬首獻者即為定難軍節度使而元昊遣人齎慢書納旌節及所授勅告置神明匣留婦孺族而去冬十月元昊寇保安軍指揮狄青擊敗之种世衡於延安東北二百里築清澗城康定元年環慶路鈐轄高繼隆知慶州張崇俊攻後橋而柔遠砦主武英入自北門拔之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闊砦踈士兵寡弱又無宿將元昊盛兵攻保安軍副總管劉平召元孫屯慶州雍以書召之元昊既破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

父子乘勝至延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兵繼進夜至三川口四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廊延都監黃德和等分屯外境雍皆召還為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許與賊遇平與賊皆為偃月陣相向有頃賊兵涉水為橫陣官軍擊退之賊復蔽盾為陣官軍復擊却之奪盾殺獲及溺水死者近千人平中流矢日暮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小却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却率麾下走保西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追德和執轡語之曰當勒兵還并力抗賊柰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仗劍遮番得千餘人轉鬪三日賊還水東平率餘衆

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夜四鼓賊還營呼曰如許殘兵不
降何待平旦賊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絕官軍為二
平遂與元孫等皆沒於賊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詔
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即河中置獄問狀黃德和坐腰斬范
雍貶知安州而贈平元孫官雍為治尚恕好謀而少成故
及於敗以夏竦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副
之仲淹言今邊城之弊備十無二三若吳賊深入乘關中
之虛東沮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為今之
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其關內使無虛可乘寇至
邊城清野不得大戰關中稍實不得深入二三年間彼自
困弱此上策也今邊城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

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元昊陷塞門
執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安遠承平砦時著作郎張方平
上平戎十策其畧以為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勝勢賊入
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
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臣呂
夷簡見之謂樞密院宋綬曰大科得人矣六月以范仲淹兼
知延州元昊又攻鎮戎軍敗劉繼宗兵五千環慶部署任
福入白豹城焚其積聚破四十一族慶曆元年詔鄜延涇原會
兵討元昊不果行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
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具一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
洙詣關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為難杜衍亦曰徵律成功

非萬全計帝不聽詔廊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
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飢
勢易制且廊延密迓靈夏西羗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
觀彙許臣稍以息信招降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
期矣乞番廊延一諾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
元昊帝從之乃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机乘便即仍
出師琦亦奏言兩諾協力尚惧未能大挫黠虜若廊延以
牽制為名則是委涇孤軍賞於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令廊
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
有怯弱但戰者危事一或差失則平定之期轉延歲月况
橫山藩部散居亦多設保控扼兵少則難追多則難進未

見其利琦又令尹洙之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琦復上言
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強之終非已謀將佐聞之必
無銳志臣以賊昊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孺子舉族
而行吾逐路之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
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寃此故遂乃
待賊大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
臣恐邊幟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蹙師老思歸賊乘此有
吞陝西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可進討斷在不
疑朝廷終之難元昊遣使與仲淹約和仲淹復書令去帝
誦盡臣節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
自行邊二月元昊果攻渭州逼懷遠城韓琦徼巡邊至高平

盡發鎮戍兵及募勇士得萬人命行營總管任福等併擊之都監桑懌為前鋒鈐轄朱觀都監武英繼之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總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 龍川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夏人對壘於張家堡斬首數百級敵奔馬羊橐它北走懌以奇兵趨之福分兵與懌為一福躡其後謀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為一軍屯好水川川與能家川隔在隴山外觀英為一軍屯籠絡川相離五里期以明日會兵不使夏人一使騎遁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諾既遠芻餉不繼士馬

乏食者三日待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於川口候者言夏人有砦數不多兵益進詰曰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為先鋒見道傍置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先犯中軍繼之自辰至午酣戰夏人軍中忽樹鮑老旗長二丈餘懌等莫知測既而鮑老揮右則右伏出揮左則左伏出翼而襲之宋師大敗懌劉肅及福子懷亮皆戰沒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不聽揮四刃鉄簡挺身決鬪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死敵乃併兵攻觀英初渭川都監趙津將瓦亭塞騎兵三千餘為諸

將後繼是日朱觀武英兵會能家川與夏人遇陳合王珪
自羊牧隆城以屯兵四千五百人助觀畧陣陣堅不可動
英重傷不能出軍戰自午至申夏軍益至東陣步兵大潰
衆遂奔珪英津皆死於陣觀以千餘人保民垣發矢四射
會暮夏軍引去將校士卒死者萬三百人關右震動時元
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
利故至甚敗是時軍湏日廣三司告不足仁宗為之盱食
宋庠請修潼關以備衝突秋夏人轉攻河東及麟府不能
下乃引兵攻豐州城孤無援遂據之及破寧遠砦屯要害
絕麟府餉道揚偕始請奔河外保合河津帝不許會張亢
管勾麟府軍馬事破之於柏子又破之於兔州亢築十餘

柵河外始固其年夏人寇州知州折繼閱敗之議者欲
以金繒啖契丹使攻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往使昌朝
力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為萬世利及太
宗時將帥多舊人猶能仗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西羗之
叛驟擇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
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况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即出
為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
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
宜任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以
大效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嘉納之初翰林
學士王克臣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琦俺仲淹

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
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畧涇原
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
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帥涇原之師
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伏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
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
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其策
乃復陝西路經畧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
屯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為體量安撫使從
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元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既為陝
西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命名各

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畧使琦仲淹在
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

三年正月元昊上

書請和西鄙用兵日久帝心厭之會契丹使言元昊欲歸
款乃密詔龐籍招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聞之
大喜亟出王嵩以其榮旺其弟旺令嵬名瓌卧譽諍三人
書議和然掘強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
行安可逆天東下藉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而詔籍復書
許之籍遣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勗與文貴俱來猶稱男
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兀
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議者以為改吾祖為兀卒特以侮
玩朝廷不可許詔更子奭更往議且許封冊為夏國主而

元昊亦遣使繼來年四始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歲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有其拷撓鎌刀安南承平故地及他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為界於內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領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永以為好倘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詔答曰朕臨制四海廓地萬里西夏之士世以為祚今乃納忠悔咎表於信誓質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無有渝變申復懇至朕甚嘉之俯閱來誓一皆如約長子奭克冊禮使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

二萬匹茶二萬斤冊以漆書竹簡籍以天下樂錦金塗銀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國主印錦綬塗金銀牌緣冊法物皆銀裝金塗覆以紫繡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勅書為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賀宴坐朶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糴場于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然宋每遣使往館於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是歲遼夾山部落呆兒族八百戶歸元昊興宗責還元昊不遣遂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弟天齊王馬步軍元師將騎七千出南路韓國王將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興宗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得勝寺南壁以待五日韓國王自賀蘭山與元昊接戰數勝之遼兵

至者日益夏乃請和退十里韓國王不從如是退者三凡
百餘里矣每退必楮其地遼馬無所食因許和夏乃遷延
以老其師而遼之馬益病因急攻之遂敗復攻南壁興宗
大敗入南樞王蕭孝友岩擒其鶻突駙馬興宗從數騎走
元昊縱其去元昊五月五日生國入以其日相慶賀又以
四孟朔為節凡五娶一曰大遼興平公主二曰宣穆惠文
皇后沒藏氏生諒祚三曰憲成皇后野力氏四曰妃沒
氏五曰索氏元昊以慶曆八年正月生殂年四十六在位七年謚
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夏四月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
皆遣使慰奠議者請因諒祚幼弱母族專國以節鉞啖其
三大將使各有所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

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冊
諒祚為夏國主遣使祭奠賜緇一千五百疋布百端羊百
口麵米各百石酒百瓶及塋仍賜緇一千五百疋餘如初
議者深惜朝廷之失幾會也子諒祚立諒祚景宗長子也
小字窳令哥國語謂歡嘉為窳令兩空河名也母從元昊
出獵至此而生諒祚遂名焉諒祚幼養於母族訛龐訛龐
因專國政初麟州西城沈暉睨曰紅樓下瞰屈野河其外
距夏境尚七十里而田腴利厚多入訛龐歲東侵不已至
耕獲時輒屯兵河西經畧使龐籍每戒邊將使毋得過屈
野河然所距野河猶二十里管勾軍馬司賈逵徼循見所
侵田稍過督邊吏麟州守王亮惧始以事聞詔遣使者巡

檢經制之訛龐宴然弗革迫之則格閱緩之則歸耕經畧
司遣使還所侵田訛龐專為調言無歸意嘉祐二年遂圍兵宿
境上逮三月增至數萬人守將斂兵弗與戰知麟州武戡
築堡于河西以為保障後既興戡率將吏往按視遇夏人
於沙鼠浪戡與管勾郭恩等欲止而走馬承受黃道元以
言脇之遂夜進至臥峯見烽舉且鼓声道元猶不信比
明至忽里堆與夏人相去纔數十步遂合戰自旦至食時
夏人四面合擊衆大潰戡走恩與道元等被執安撫司遣
李思道往議疆事而訛龐驚不聽久之代州兵馬鈐轄蘇
安靜得夏國呂寧拽浪撩黎來合議乃築堠九更新邊禁
要以違約則罷和市自此始定諒祚忌訛龐專政或告訛

龐將叛諒祚討殺之夷其族已而請去蕃禮從漢儀

嘉祐六年

上書自言慕中國衣冠明年當以此迎使者詔許之遣人
獻方物稱宣徽南院使詔諭非倍臣所宜稱戒其僭擬使
導誓詔表求太宗御製草書隸書石本且進馬五十匹求
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及宋正至朝賀儀詔賜九經還所獻
馬治平初求復租場不許八年知撫州折繼祖卒初繼祖欲解
去州事下河東安撫梁適體量言折氏世襲此州比年監
司一以條約繩之尤為煩密繼祖不自安故欲解去乞慰
存之詔不許至是卒以其子克柔權領州事英宗即位夏
人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塞弓箭手殺掠入畜以萬
計程戡王素孫長卿諭安諸族首領防誘脅散叛遣使齎

詔問之諒祚遷延弗受已而因賀正使荔茂先獻表歸罪
宋邊吏年三遂大舉攻大順城分兵圍桑遠岩遣西京左藏
庫副使何次公詰月三乃獻方物謝罪賜絹五百疋銀五百
兩神宗即位乃遣內殿崇班魏瑛賜以衣服銀絹治平三
遣供備庫副使高遵裕告哀并以英宗遺留物賜之秋夏
國遣使奉慰及進助山陵冬夏監軍嵬名山部落在故綏
州名山弟夷山請降于諤使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
孟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款而名山未之知也諤
即以聞且欲因取河南地知延陸誵言數萬之衆納土容
可受若但以其衆來情偽未可知戒諤無妄動諤持之力
詔誵召諤問狀且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誵言名山誠能

據橫山以扞敵我以刺史世封之使自為守固為中國之
利今無益我而啟西釁非計也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
之入奏穆之因受向指詭言必可成帝意誵不協力從之
秦鳳諤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帳名山不
得已舉衆從諤而南得首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遂城
其地夏人來爭諤擊敗之誵劾諤擅興之罪欲捕治之未
果而徙秦之命至西方用兵自此始矣月十一種諤既受嵬
名山降夏主諒祚乃詐為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
邊釁復起朝議以諤生事欲棄綏誵諤陝西宣撫主管機
宜文字趙高言虜既殺王官而又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
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遺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規

度大理河川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後乃命韓琦 永興軍經畧陝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弃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諒祚錮送殺定者六宅使李崇貴等以獻月十二諒祚殂年二十一在位二十年謚曰昭英皇帝庙號毅宗子秉常立秉常毅宗之長子即位時年七歲母梁太后攝政熙宗元年遣轉運使薛宗道等來告哀仁宗問殺揚定事宗道言殺人者先已執送之矣乃賜詔慰之并諭令上大首領數人姓名當爵祿之俟崇貴至即行冊礼及崇貴至云定奉使諒祚常拜称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戶遺之寶劍寶鑑及金銀物初定之歸上其劍鑑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帝

喜遂擢知保安既而夏人失綏州以為定賣已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崇貴等罪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二年遣使冊秉常為夏國主三月夏人入秦州陷劉溝堡殺范愿既而進誓表乞頒誓詔及請以安遠塞門二砦易綏州初朝議欲官爵夏之首領計分其勢郭達以為彼必不受詔且彼既恭順宜布以大信不當誘之以利秉常果不奉詔遣都羅重進來言曰上方以孝治天下奈何反教小國之臣叛其君我於是前議遂罷乃賜誓詔而綏州待得二砦地界非所約高曰若然塞門二墻墟耳安用之遂罷詔城綏州八月表請去漢儀復用蕃禮後之三年夏人號十萬築開訛堡知慶州李復用圭合蕃漢兵總三千偏遣偏將李信

劉甫种詠等出戰信等許以衆寡不敵復主威以節制親
畫陣圖方畧授之進兵遂大敗復主惧欲自解即執信等
而取其圖畧命州官李昭用劾以故違節制詠瘦死獄中
斬信甫配流郭貴復出兵邛州堡夜入攔浪市掠老幼數
百又襲金湯而夏人已去惟殺其老幼一二百人以功告
捷而邊怨大起矣夏人遂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柔遠
砦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屯榆林距慶州四
十里游騎至城下九日乃退鈴轄郭慶等死之四年种諤正月
謀取橫山領兵先城啰兀進築永樂川賞逋領二砦分遣
都監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墩三泉吐渾川開光
嶺葭芦川四砦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二月夏人

來攻順寧砦復圖撫寧折繼昌高永能等擁兵駐細浮圖
去撫寧咫尺啰兀兵勢尚完种諤在綏德節制諸軍聞夏
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怖不能下筆顧轉運判
官李南公涕泗不已於是新築諸堡悉陷將士千餘人皆
沒初朝議以新築啰兀城去綏德百餘里偏梁險狹難於
餽餉且城中無井泉遣人往視之未至而撫寧陷遂詔弃
啰兀城九月夏遣使入貢且以二砦易綏州乞如舊約詔不
允遣部將景思立王存以涇原兵出南路王韶由東谷徑
趨武勝未至十餘里逢夏人戰遂至其城贍藥弃城夜遁
大首領曲撒四王阿南珂出奔乃城武勝年夏人以蕃索
漢部盜人畜投南界者牒熙河經畧司請高太慰赴三空

僅議牒稱二年乃詔鄜延經畧司令牒宥州問妄稱年號
且牒非其地分邊臣會議皆違越生事是必夏主不知請
問之夏人進山陵後期詔令先至永厚陵設祭後至闕奉
慰帝謂輔臣曰元昊昔僭號遣使上表稱臣其辭猶遜朝
廷不先詰其所以然而遽絕之縱邊民蕃部討虜故元昊
嘗自謂為諸羗所立不得朝廷不得命不得已而變西師
亟戰輒敗天下騷然仁宗悔之元昊僭書來獨諫官吳育
謂難以中國叛臣處之或可稍易以名號議者皆以為不
然卒困中原而後歲賜封冊為夏主良可惜哉元豐四年有李
將軍清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歸宋國母知之遂誅
清而奪秉常政鄜延提管种諤乃疏秉常遇弒國內亂宜

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之會帝然之遂遣王中正往鄜延
環慶稱詔募禁兵後者將之詔熙河李憲等以秉常見囚
大舉征夏及詔諭夏國鬼名諸部首領能身自歸及相率
共誅國讐當崇其爵賞敢有違拒者誅九族而召延鄜副
總管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
以來耳帝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舉兵易
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為遼人所有不可失也
固曰必不得已請声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
守帝笑曰此真鄙生之說耳時執政有言便當直渡河不
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為任此者帝曰朕以屬李憲固曰伐
國大事而使宦者為之則士大夫孰肯為用帝不悅他日

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帝諭以無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帝不聽竟命李憲出西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泾原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吐蕃首領董毡集兵會伐中中正及諤言涇原環慶會兵取靈州復討興州麟府鄜延先會夏州取懷州渡會興州憲總七軍及董氈兵三萬至新市城遇夏人戰敗之遂復蘭州古城王中正出麟禡辭自言皇帝親征提兵六萬才行數里即奏已入夏境屯白草平九日不進環慶經畧使高遵裕將步騎八萬七千涇原總管劉昌祚將卒五萬出慶州諤將鄜延及畿內兵九萬三千出綏德

城九諤圍米脂夏人來救戰於無定川大破之斬首五千十遂克米脂進攻石州中止以河東軍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糗糧不能繼又耻無功遂於宥州時夏人乘棄城走河北城中遺民百餘家中止遂屠之掠其牛馬以充食十一劉昌祚率蕃漢兵五萬受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進既入境而慶兵不至昌祚次磨嘴隘遇夏衆十萬扼險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昌祚按甲不敢進遵裕至圍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遂潰而還餘衆萬三千人而已夏人躡之復敗焉昌祚亦還泾原种諤留千人守米脂而自率大衆進攻銀石夏

州遂破石堡城進至夏州駐軍索家平會大校劉歸仁衆
潰而軍又乏食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
僅三萬人王中正自宥州行至柰王井糧盡士卒死者二
萬人亦引退初詔憲帥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兵東上營
於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敗
之擒百人遂班師時五路兵皆至靈武獨憲不至涇原提
兵侍禁魯福彭孫護餽餉至鳴沙川與夏人三戰敗績初
夏人聞宋大舉梁太后問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諸請戰一
老将獨曰不須拒之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
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大兵無食可不戰而困也梁后
從之宋師卒無成功五年敗高遵裕等官以李憲為涇原

經畧使遼使涿州遣書云夏國未稱宋兵起無名不測事
端神宗報以夏國主受宋封爵昨邊臣言乘常見為母黨
因辱比令移問事端其同惡不報繼又引兵數萬侵犯我
邊界義當有征今彼以屢遭敗衄故遣使詭情陳露意在
間貳想彼必以悉察夏人聞此遂不至五月種諤西討不能
如志知延州沈括請城古烏延城以包橫山下瞰平夏使
夏人不得絕沙漠諤上其策于朝且言橫山延袤千里多
馬宜掾人物勁悍善戰且有塩鉄之利夏人恃以為生其
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工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
州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
其修塩州則橫山強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

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遂遣侍中徐禧內侍李舜往
議禧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故城東南已為
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不知永樂之形勢險扼復請
于銀夏宥之界先築永樂城永樂依山無水泉獨種諤極
言不可禧率諸將往城之十四日而成距故銀州治二十
五里賜名銀川砦禧等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永
樂接宥州附橫山夏人必爭之地禧等既城去九日夏人
來攻珍使報禧：乃挾李舜舉來援留沈括守米脂而夏
兵至者號三十萬大將高永能請及其未陳擊之禧曰爾
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執刀因率吏卒拒戰夏人益衆進
薄城下丁珍兵陳于水濟際將士皆有惧色珍白禧曰為

大將柰何遇敵先自退耶禧乃以七萬陣城下坐譙門執
黃旗令衆曰視吾旗進止夏人縱鉄騎渡河珍曰此號鉄
鷄子軍如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
也禧不听鉄騎既濟震盪衝突大兵從之禧師敗績將校
及使臣十餘輩士卒八百餘人盡沒詔李憲張世矩往援
及令括遣人與約退軍當永樂地夏人進侵及縣門潰歸
城者决水砦為道以登夏人因之以歸于城者三萬人皆
夏兵圍之者厚數里遊騎米脂將士晝夜血戰城中乏水
已數日鑿井不得泉渴死者大半括等兵及餽運皆為夏
大兵所隔种諤怨禧不遣救師人呼珍來講和吕整景思
義相繼而行夏人斃思義而囚之而城圍者已浹旬矣夜

半夏兵環城急攻城遂陷高永能戰沒禧舜舉運使李稷
皆死於亂兵惟曲珍李浦裸跣走免蕃部指揮馮貴獨誓
死持刀殺十人而沒是役也死者將校數百人士卒後夫
二十餘萬夏人乃耀兵米脂城下而還宋自熙寧用兵以來
凡得葭芦吳保義合米脂浮屠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
後官軍熟羗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粟銀絹以萬數者不
可勝計帝臨痛悼贈禧等官貶括團練副使隨州安置自
靈武之敗秦晉因棟天下企望安息而括諤進攻取之策
禧素以邊事自任在謀輕敵遂至覆敗自是帝始知邊臣
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於西伐而夏人亦困弊夏西南
都統昂星鬼名濟乃遺書劉昌祚曰中國者禮樂之所存

息信之所出動止猷為必適于正若乃聽誣受間肆詐窮
兵侵人之土疆殘人之黎庶是乖中國之體為外邦之羞
昨者朝廷暴興甲兵大勞侵討蓋天子與邊臣之議為夏
國方守先誓宜出不虞五路進兵一舉可定故去年有靈
州之役今秋有永樂之戰然較其勝負與前日之議為何
如哉朝廷於夏國非不經營之五路進討之策諸邊肆撓
之謀皆嘗用之矣如徽倖之無成故終於樂大事小之道
况夏國提封一萬里帶甲數十萬南有闐于作戒歡鄰北
有大燕為戒強援若乘間伺便角力競鬪雖十年豈得休
我即念天民無辜受此塗炭之苦國主自見伐之後夙夜
思念為自祖宗之世事中國之禮無或虧貢聘不敢怠而

邊吏幸功上聰致惑祖宗之盟既阻君臣之分不交存亡之機發不旋踵朝廷豈不恤哉至於魯國之憂不在顯史隋室之變主於揚威此皆明公得於胸中不待言而後喻今天下倒垂之望正在英何不進讜言闢邪議使朝廷與夏國歡好如初主民重見太平豈獨夏國之幸乃天下之幸也昌祚上其書帝諭荅之麟州無井惟沙泉在城外欲拓城包之而土善陷夏人每至圍城人皆憂渴死呂公弼用其僚鄧子喬計倣古拔軸法去其沙實以末灰堙土于其上板築立遂包泉于中自是城中監堅不陷而州得以守年六夏人大舉圍蘭州已奪兩關門鈴轄王文郁集死士七百夜縋城而下持短兵突營遂拔去復來圍九日大戰

乃解去大遣使來貢乞和遂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其新復城砦檄循毋出三二里夏之歲賜如舊年圍蘭州初李憲數至蘭州河外而翱翔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之至是果大舉入寇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取督衆急攻矢石如雨電雲梯革洞百道並進凡十晝夜不克糧尽引去圍定西城燒龕谷族帳遂至靜邊鈴轄彭孫敗之殺其首哲宗即位復遣使來求所侵蘭州米脂等五砦使未至蘇轍兩疏請因請地而與之司馬光言此邊鄙安危之机不可不察靈州之役本由我起新開數砦皆是彼田今既許其內附豈宜靳而不與彼必曰新天子即位我卑辭厚禮以事中國庶幾歸我侵疆今猶不許則是恭順無益而

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為國家之耻無乃甚於今日乎群臣猶有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為國家之憂願決聖心為逃民計時異議者衆惟文彥博與光合遂從之光又欲併棄熙河安燾固爭之刑恕亦言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光乃召前通判河州孫路問之路挾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繞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指以予敵一道危矣光乃止是年秉常殂年三十六在位二十年謚曰康靖皇帝廟號惠宗子軋順立生三歲即位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陷執民當盡以給還三年攻德

靖砦諸將米贊郝普戰死詔劉昌祚以涇原萬人駐德順軍熙河五千人駐通遠軍據秦鳳要害以為犄角夏人遂攻龕谷砦砦兵乃東關堡巡檢等戰不利死者幾百人四年稍歸永樂所獲人遂以葭蘆米脂浮圖安疆四砦與之而畫界未定五年夏人來歸永樂所獲吏士四百十九人遂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夏人來言畫疆界者不依綏州內十里築堡舖供耕牧外十里立烽堠作空地例以辨兩國界詔曰已諭邊臣如約夏之封界當亦依此冬攻蘭州之質孤勝如堡圍麟府三日殺掠不計廊延都監李儀等盡沒七年屢攻綏德城以重兵壓涇原境留五旬大掠築壘于沒煙峽口以自固游師雄請自蘭

州李諾平東抵通遠定西通渭之間建三砦及置護耕七
堡以固藩籬穆衍請於質孤勝如二堡之間城李諾平以
控要害議未決秦鳳都監康謂以為夏之所以未臣附而
屢肆兵者以我勢分於隄備兵未練而賞罰失當若擇銳
結伍俟彼之動聚則先擊散則復襲則彼分而我聚以衆
擊寡可得志也詔謂詣關而下其事於諸道年復遣使以
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詔數其違順不常而却其請紹聖元年
夏進馬助太皇太后山陵復遣使再議易地詔不許元三年
大入廊延西自順寧招安砦東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門龍
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絕至延州北五里十月忽自
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國主子母親督桴鼓縱騎

四掠知廊州有備復還金明而後騎之精銳者番龍母邊
將悉兵掩擊不退金明乃破守兵二千八百人惟五人得
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將官皇城使張俞死之
既還留一書置漢人頸上曰貸汝命為我投於經畧使處
其言曰夏國昨與朝廷議疆場惟有小不同方行理究不
意朝廷改悔却於坐團鋪處立界本國亦恭順之故亦甞
勉听從遂於境內立數堡以護耕而廊延出兵悉行平蕩
又數數入界殺田掠國人共憤欲取延州終以恭順止取
金明一砦以示兵鋒亦不失臣子之節也延帥呂惠卿上
于樞密院而不以聞初哲宗聞人來寇泰然笑曰五十萬
衆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湏去已而果破金

明引退年四知渭州張縯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芦河川據形勝以備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板築守戰之繼備出葫芦河川築二砦於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夏人聞之帥衆來乘縯迎擊敗之三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於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千餘所元符冬十月夏人寇平夏城章縯大敗之獲其將鬼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逋斬獲甚衆夏人震駭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賀縯在涇原日久嘗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種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擇要害不一再舉

勢將自蹙矣章惇與縯意同故言多見來由是創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而諸多建城砦以逼夏人及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矣元符二年九月夏人上表謝詔夏主省所上表能坑章引慝已愈邊臣戒疆彼界毋相侵犯已而夏以二千騎出浮圖空來戰供奉官陳告死之閏九月古邈川部族叛熙河將王愍率兵掩擊翌日夏人馬數萬圍愍等力戰敗之擒其鈴轄鬼名乞制統制苗履又戰於青唐峽夏人敗績十二月遂遣使進誓表詔報曰爾以亮黨造謀數干邊吏而能悔過請命祈紹先盟念彼種人均吾赤子措之安靜乃副朕心嘉爾自新俯從厥志爾無爽約朕不食言自今已往歲仍舊哲宗崩徽宗即位始建國學設弟子員三百

立養賢務以廩食之蔡京秉政使熙河王厚招夏國卓羅
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云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
數上不聽京愈責厚急乃遣弟詣保忠許還為夏之邏者
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為所殺亦不能復
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是京怒必令金帛招致
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遼
以成安公主嫁年四詔西邊能招致者無問首從賞同斬級
令用京計也陶節夫在延州大加招誘乾順遺遣使熙請
皆拒之又令殺其牧放者夏人遂入鎮戎畧數萬口執知
廊州高永年而去又攻湟州自是兵連者三年大元始遣
人修貢四年和冬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訛哆以書遺其

國統軍梁多陵曰我居漢二十年每見春廩既虛秋庾未
積糧草轉輸例給空券方春末秋士有飢色若捲甲而趨
徑搗定遠唾手可取定遠既得則旁十餘城不攻而下矣
我儲穀累歲闕地而藏之所在如是大兵之來斗糧無齎
可坐而飽也哆陵遂以萬人來迎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
募民尽發窖穀哆陵圍定遠失所藏越七日訛哆遂以其
部萬餘歸夏乾順築城底河城遂詔河東節度使童貫為
陝西經畧以討之五年春遣熙河經畧劉法將步騎十五萬
出湟州秦鳳經畧劉武仲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
蘭州為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
人右廂軍戰於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級貫奏凱皆遷

秩秋仲武王厚復合涇原鄜延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臧底
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秦鳳第三將全軍萬人皆沒厚惧
厚賂貫而匿之夏人以數萬騎畧蕭關而去六年劉法劉仲
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多泉城三日不克援後期不
至城中請降法受其降而屠之獲首三千級种師道以十
萬衆復攻臧底河城克之十一月夏人大舉攻涇原靖夏城
時久無雪夏先使數萬騎統城塵漲天兵對不覩乃潛穿
壕為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復屠之而去宣和元年童貫復逼劉
法使取朔方法不得已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國主
弟察哥即君率步騎為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
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前軍揚惟中敗入軍中後軍焦安

節敗左軍朱定國力戰自朝及暮兵不食而馬亦渴死多
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盍朱峽守兵見追之墮崖折
足為一別瞻軍斬首而去是役也死者十萬貫隱其敗而
以捷聞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
骨龍多仁泉吾常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為一小卒
梟首執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為震武劉仲
武何瑾等赴之乃解去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
自築三歲間知軍李明孟清皆為夏人所殺初夏人陷法
軍圍震武欲拔之察哥曰勿破此城番作南朝病塊乃自
引去而宣撫司受解圍之賞者數百人實自去之也諸路
所築城砦皆不毛夏所不爭之地而關輔為之蕭條果如

察哥之言肝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授以誓詔不取貫不能
屈但迫館伴強之使持還及邊遂弃之而去賈矣得而上
之貫始大沮欽宗即位遣使來賀正旦先是金人滅遼黏
罕遣撒母使夏國許割天德雲內金肅清河四軍及武州
等八館之地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靖康元年三月夏人遂由
金肅河清渡河取天德雲內武州河東八館之地四月陷震
威城繼而金貴人兀室以數萬騎陽為出獵掩至天德逼
逐夏人悉奪有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時建炎元年也是
歲金帥兀朮回雲中遣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約侵宋乾
順許之通問使傳勞見金左監軍希尹于雲中希尹以國
書授勞為夏國請熙寧以來地侵蓋彼既奪其地乃責償

于宋以報之二年正月以主客員外郎謝亮為陝西撫諭使持
詔書賜乾順亮西入關廊延經畧使王庶遺亮書曰大夫
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夏國為患小而
緩金人為患大而急方其挫銳熙河奔北廊延秋稼未登
兵士困餓閣下苟能仗節督諸路協同舉義雖永足盡雪
舊恥亦何驅逐渡河全秦奠枕徐圖恢復矣亮不能用遂
由環慶入西夏慶曆後夏國主嘗以賓禮見使者亮至虜順
乃倨然見之留居幾月始與約和罷兵亮歸而夏之兵已
躡其後襲取定邊軍翔亮還行在二月金帥婁宿連陷長城
安鳳翔隴石大震夏人牒知關陝無備遂檄延安府言大
金割廊延以隸本國須當理索敢違拒者發兵誅討之帥

臣王庶檄報曰金人初犯本朝嘗以金肅河清界爾今誰
與守國家以姦臣貪得不恤鄰好遂至於此貪利之臣何
國無之豈意夏國躬蹈覆轍比聞金人欲自涇原徑擣興
靈方功寒心不圖尚欲乘人之急幕府雖士卒單弱然類
皆節制之師左支右吾尚堪一戰果能辨此何用多言因
遣謀間其用事臣李遇夏人竟不出是歲開封尹宗澤奏
疏請北伐且言乞遣辨士西說夏國東說高麗俾出助兵
知樞密院事張浚使川陝謀北伐欲通夏國為援奏請國
書詔從之浚西行復以員外郎謝亮宣撫處置司叅議官
再使夏國浚遣亮往迄不得其要領而還紹興同州觀察
使劉惟輔棄德順軍輸款于夏夏人拒不受詔以夏本敵

國毋復領曆日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始遣人通夏國書年
呂頤浩言聞金夏交惡夏國屢遣人來吳玠關師古軍中
宜令張浚通問以探其情是歲余覩謀結燕雲之人圖女
貞黏罕覺欲誅之余覩父子遁入夏國夏人以其兵少不
納細吳玠奏夏國數通書有不忘本朝意五年吳璘奏西蕃
三十八族首領趙繼忠來歸用可扼西夏右臂偽齊知同
州李世輔謀執金帥撒里曷歸來不克遂奔夏世輔父母
親族在延安者金人殺之無遺類執夏人陷府州乾順以
世輔為鄜延岐雍等路經畧安撫使世輔請兵將報延安
之役夏主俾先討別種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世輔擒之以
報乾順乃為出兵遣文臣王樞武臣哆訛等隨之世輔軍

至延安撒里曷走耀州世輔購得害其父母者殺之東城
聞金人降赦歸宋河南地乃說王樞等降宋哆訛不從世
輔抽刀斫之不中遂樞密命王晞韓護送行在世輔以其
衆三千歸宋授世輔護國承宣使樞密行府前軍都統制
賜名顯忠乾順在位五十四年殂謚曰聖文皇帝子仁孝
嗣時年十六詔還王樞及夏國之俘百九十人九年歸宋
官李宗順上書言夏國副使屈移嘗兩使南朝以為衣冠
禮樂非他國比怨金人叛盟奪其所與地此其情可見壬子歲
粘罕嘗聚兵雲中以窺蜀夏人謂將圖已舉國屯境上以
待其至今誠遣辯士往說之夏國必不難出兵度足為吾
聲援以圖恢復書奏不報夏人聞金人南侵以騎兵二千

至蔡園川及馬家嶼禿頭嶺將分道入攻宣撫使吳璘命
鎮戎軍將守秦鞏說諭之金兵敗夏人乃還淳熙二年二月謀
報故遼國大石林牙假道于夏以伐金密詔利西都統制
吳挺與制置使留正議之四月三年復詔挺結夏國當時議
論可否及夏人從違史皆失書紹熙四年仁孝殂年七十在位
五十五年謚曰聖德皇帝廟號仁宗子純佑嗣鎮夷郡王
安全軋順之孫開禧二年廢其王純佑自立在位六年殂大都
督府主遵頊立遵頊始以宗室策試進士及第為大都督
府主嘉定四年立改元七年定夏左樞密使萬慶義勇遣二僧齎
蠟書來西邊共與欲圖金人復侵地制置使黃誼不報其
後金人南遷議徙都長安遣元帥赤蓋以重兵宿鞏州夏

主畏其侵迫乃遣樞密使都招討審子寧忠翼赴蜀聞議夾攻秦鞏聶子述俾利西安撫丁焞答書勅將吏嚴兵以待時嘉定十年子述尋罷去焞持議不可輕動師不可輕出

十二月審子寧遣使復申前說且責我以失期時安丙再開宣聞許之命利州副都統程信任其責十三年審子寧以

師期來告丙遂決意出師以奏劄聞諸朝不待報可命將大舉卒無功夏人審子寧嵬名公輔亦率其衆歸國丙回

利州十六年遵頊自號上皇傳位于其子德旺二年遵旺頊殂冬十月蒙古鉄木真伐夏取甘肅州西涼府十一月取靈州

進次塩州川以西夏納仇人亦贈喝翔昆及不入質子也蒙古主入夏城邑多降德旺憂悸而卒國人立弟子覲號

德旺曰獻宗三年蒙古主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

敵鋒鎬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蒙古主避暑于六盤山踰夏主覲力屈而降遂繫以歸夏遂亡夏之境土方二萬

餘里其誑官之制多與宋同朝賀之儀雜用唐宋而樂之器與曲則唐也河之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

曰靈曰洪曰宥曰銀曰夏曰石曰塩曰南威曰會河西之九州曰興曰定曰懷曰永曰涼曰甘曰肅曰瓜曰沙熙秦

河外之州四曰西寧曰樂曰廓曰積石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甘涼之間則以諸河為槩興靈則有古渠曰唐來曰

漢原皆支引黃河故灌溉之利歲無旱澇之虞其民家號一帳男年登十五為丁率二丁取正軍一人每負贍一

人爲一抄負贍誰者軍雜役也四丁爲兩抄餘號空丁願
隸正軍者得射他丁爲負贍無則許射正軍之疲弱爲之
故壯者皆習戰鬪而得正軍爲多凡正軍給長生馬馳各
一團練使以上帳一弓一箭五百馬一橐馳五旗鼓槍劍
棍拊抄袋披毡渾脫背索鍬鑿斤斧箭牌鉄爪籬各一刺
史以下無帳無旗鼓人各橐馳一箭三百幕梁一兵三人
同一幕梁幕梁織毛爲幕而以木架有砲手二百人號潑
喜陡立旋風砲於橐馳鞍縱石如拳得漢人勇者爲前軍
號令卽若脆怯無他伎者遷河外耕作或以守肅州有左
右廂十二監軍司曰左廂神勇曰石州祥祐曰宥州嘉寧
曰常州靜塞曰西壽保泰曰卓羅和南曰右廂朝順曰甘

州甘肅曰瓜州西平曰黑水鎮燕曰白馬疆鎮曰黑山威
福諸軍總兵計五十餘萬別有擒生十萬興靈之兵精練
者又二萬五千別副以兵七萬爲資贍號御園內六班分
三番以宿衛每有事於西則自東點集而西於東則自西
點集而東中踞則東西皆集用兵多立虛若設伏兵包敵
以鉄騎爲前軍乘善馬重甲刺斫不入用鈎索絞聯雖死
馬上不墜遇戰則先出鉄騎突陣陣亂則衝擊之步兵挾
騎以進戰則大將居後或據高險其人能忍寒暑飢渴出
戰率用隻日避晦日齋糧不過一旬弓皮弦矢沙柳蘄惡
雨雪晝舉烟揚塵夜篝火以爲候不耻奔遁敗三日輒復
至其處捉人馬射之號曰殺鬼招魂或縛草人埋于地衆

射而還薦信機鬼尚咀祝每出兵則先卜卜有四一以艾
灼羊脾骨以求兆名炙勃焦二擗竹於地若揲著以求數
謂之擗筭三夜以羊焚香祝之又焚穀米火布靜處晨屠
羊視其腸胃通則兵無阻心有血則不利四以矢繫弓弦
審其聲知敵至之期與兵交之勝負及六畜之灾祥五穀
之凶稔俗皆土屋惟有命者得以瓦覆之

